

願生存在野蠻台灣，勉力提筆為文，呼籲支持婦女救援基金會的設立。（婦援專線：三七五三九〇五，郵政劃撥帳號：一二六二七一六四。）

（原載於78年2月15日中國時報）

獄中人畫

「我從來沒有碰到一個肯幫助我的人、肯拯救我的人，那我為何要愛這個世界？世界為何不來愛我？」

前往桃園監獄之前，我從書架上抽出「浪蕩江湖」這本劉煥榮獄中筆記集結成的書重新翻讀。民國七十五年初刑警局將他從日本押送回台，七月地院宣判殺人罪——死刑。七十六年我在地攤上買到他的告白書。那時我正在收集榮民研究資料，有「冷面殺手」之稱，列名十大槍擊要犯之一的劉煥榮的眷村背景引發我的好奇。

上個月接到婦女救援基金會董事長的電傳文件：

「劉煥榮擬將其獄中畫作捐給本會義賣，本會是否接受，請各董事惠覆。」劉煥榮還活著？他會畫畫？畫什麼畫？為什麼要捐給婦援會？有沒有搞錯？

我們一進入特別會客室，就被鎖在裡面，只聽到電扇在窄小密閉的空間內嗡嗡作響。

獄警陪同下，劉煥榮出現了。隔著壓克力玻璃，婦援會董事長王清峰先自我介紹，我接著說：

「我讀過你的書，三年前作眷村訪問時去過你北屯的家，見到你的母親和哥哥……可不可以看你的畫？」

「你什麼時候開始畫畫的？」

「民國七十七年經國先生去世一個禮拜左右，人家說可能可以減刑，我心存感激，用練字的毛筆照報上經國先生的照片畫了一幅像貼在牆上，又畫了一根蠟燭以硬紙板撐起，佈置成靈堂祭拜。那是我畫的第一張畫，地點在台北看守所。當時我還將妹妹給我的黑布在手臂上繞了一圈，戴了三個月孝。」

我控制不住笑出聲來。太熟悉了，做榮民研究時感觸最深的就是這類「圖騰」

式言行情感模式之反覆出現。如今移植到榮民第二代身上，而且是這麼戲劇性地在監獄中發生，笑過之後內心有說不出的感嘆。

劉煥榮筆下描述他已過世的父親：「半生戎馬，抗戰、剿匪，毫無怨言，從小到大，父親一直是我的偶像。小時候經常帶我到裝甲兵部隊去玩戰車……我從來沒見過父親掉過眼淚，唯獨一次，就是蔣公逝世那幾天父親哭得眼睛都腫了，我只聽他喃喃地唸說：『您當初答應要帶我們回家的，為什麼丟下我們自己先走啦！』……我最後一次見父親時，是在台中順天醫院……告訴我們他『去』後，骨灰將來反攻後一定要帶回四川。又說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我，叫我哥哥一定要照顧我，更叫我們一定要孝順媽媽……我實在是個不忠不孝之人。……」

七十六年四月我訪問劉煥榮哥哥時，聽說劉煥榮已為自己安排好後事，火葬後骨灰安置慈善寺，陪伴父親。

經國先生的死帶給他生機，已宣判的死刑減為無期徒刑。可是他還有三個案件未審理完畢。

「律師說我的希望一半一半，那三個案件是黑社會恩怨，不一定判死刑。」

我的右手邊坐著自稱「自卑兼自大」、「黑道認為是白道、白道認為是黑道」、「到監獄探望受刑人才感到價值」的董念台先生。他曾因詐欺罪入獄，目前的頭

銜是再生受刑人服務中心會長，最早是他得知劉煥榮有意捐畫，於是建議捐給婦援會，劉煥榮欣然同意。

「婦援會的工作性質你了解嗎？」我把他的畫作暫時擱置一旁問道。

「雛妓問題不能只做表面，你們愛她們、要幫助她們，如果她們不愛你們也沒用。我認識許多乾妹妹，從小被賣，心理創傷很大，但是不懂禮義廉恥，是教育問題。最好有學校，有規劃的幫助她們。這麼小的年紀為什麼會做這個？這種行為傷害國家的面子，落後國家才有這種事。」

我不禁轉頭，看了這幾年為雛妓問題全心奉獻的王清峰律師一眼，她聽了這番話想必有許多感觸。被賣的雛妓有的救出來之後轉為「自願」的，而「自願」的在社會利誘之下人數日益增多。她常說：「我們這個社會還有救嗎？」

劉煥榮繼續說：

「教育問題之外自己的責任還是很大。就像沒有人逼你去殺人，自己內心掙扎最重要。」他像是說給自己聽的。他的經驗證明：一旦有了「前科」，要改過向善格外困難。他退伍後仍成為管區警員懷疑、調查的對象，「我憤怒、我恨、我心理不平衡，終於走上絕路，開始亡命天涯，闖蕩江湖」。同樣的，雛妓要回歸正常生活也面臨相當艱辛的歷程。劉煥榮書中有段沈痛的呼籲：

「當然，一切的一切都要怪我自己，我願負全責，我也願接受制裁，但仍希望社會能給別人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。我的朋友可以說全部被捕，但沒有人了解他們，原諒他們，他們的前途誰來負責呢？世上沒有天生的壞人，環境很重要，我希望社會大眾在他們出獄後能接納他們，原諒他們，讓犯了錯的人在受到應有的制裁以後，能幫助他們。」

婦援會和劉煥榮這樣的黑道分子扯在一起，會不會遭到社會誤解，產生負面作用？有的董事不免擔心。

我去了一趟桃園監獄驚異地發現：買賣人口，逼良為娼者也為多數黑道「兄弟」所唾棄，劉煥榮和其他幾位對監獄情況了解的人士都肯定地作此表示。

「我們這種黑道幫派的人雖然壞，但不幹買賣人口、妨害風化的事。買賣人口的判刑太輕了，解嚴以前這類風化罪的在監獄中一定會被其他犯人修理。我們這種人最少還有禮義廉恥，要維持形象；他們很下流，被我們壓得很低，最爛的待遇給他們。據我所知有的買賣人口是整個家族在做，也有些是媳婦熬成婆，原先是被賣的雛妓，後來成為老鴇。我們黑社會的與他們不溝通；他們也怕女孩如愛上我們不上班賺錢了，所以與我們保持很深的距離。」劉煥榮急於和買賣人口、逼良為娼、強姦者劃清界線。

「可是我們聽說有些黑道兄弟經營的特種行業有容留雛妓。」

「過去我的兄弟有開應召站的，我見到雛妓（不是逼迫的），便介紹去餐廳當小妹兼洗碗，收入不錯，可是後來她還是回去做。我覺得年幼女孩不應該在外面混。我認識那女孩的哥哥，不願見他妹妹去做那種事。我開過餐廳、理髮廳，但都是清的，店中不做色情。如果外出做就不關我的事，我管不著。」

「自願的雛妓也不可以容留。」

「那要靠你們去努力說服了。」劉煥榮無可奈何地笑笑。至少，他和其他婦援會的支持者一樣不贊同少女從娼。買賣人口、逼良為娼者這麼不入流、人人喊打，為什麼我們的法律對他們的處罰偏輕？為什麼這個社會可以容忍心智尚未成熟的少女「自願」從娼、任嫖客恣意購買她們的青春？

——我畫的第二張畫送給同在獄中的陳啓禮先生。我看到一本雜誌上有隻鴨子從水草上飛起，我照著畫，題了「鴨子快飛」四字，希望他快點自由。聽說他收到後的評語是「很遜！」

外號「鴨子」的陳啓禮是劉煥榮的「民族英雄」，他們都從生長環境中吸收了太多「君要臣死，臣不敢不死」的忠心愛國觀念。「實在時代變了，變得我們這些從小教條灌輸下反共抗俄、在眷村戰鬥氣氛下長大的小孩無法適應。」

——我畫畫沒有老師教，差很多，有時一張畫要畫十遍以上。畫得最多的是「鍾馗嫁妹」。當時判死刑，有人向我買畫，指定要畫鍾馗。死刑犯的畫也許有避邪作用。

除了鍾馗，還有人要求劉煥榮畫與「福」、「祿」、「壽」有關的題材。有一幅畫題名「連莊發大財」，畫的是一個人伴著一隻用鎖鍊綁在木樁上的豺狼。「狼的毛用水彩上第二層，比較厚。我看了梵谷的畫冊，受點影響。」另一幅畫出現壽翁（南極仙翁），有民間宗教色彩。但劉煥榮表示他從小信天主教（因為發麵粉），在獄中不斷有西洋宗教團體人士探望他，「後來我拒見，他們一直提醒我罪惡感，問我殺幾個人，每次要我懺悔。」

——我平均三天畫幅小畫，大畫通常畫一個禮拜。我畫大幅關公前會先吃齋一個禮拜。曾經有一位監獄裡的課長要我畫幅關公一手拿春秋，一手拿刀。我不想讓他拿刀（對付犯人？）便畫成一手捻鬚鬚。結果畫好之後自己留下來，沒有給他。

幫派兄弟講究義氣。劉煥榮畫的關公相當有氣勢、有精神，是全神貫注、精誠所至的作品，著實令我吃了一驚。他還臨摹雄鷹和蒼松的題材，也是大幅之作，企圖表達「蒼涼味」。一對鳥相依，呈現「江湖情」。



(婦女救援基金會提供)



劉煥榮獄中繪畫習作。(婦女救援基金會提供)

——今年馬年，許多人問我要馬。我學徐悲鴻的馬，剛開始畫不好，現在畫得比較有樣子。我把徐悲鴻所有的馬拼湊在一起作些變化。這幅「醉中仙」是臨摹李奇茂的畫。

到目前為止劉煥榮都是用毛筆作畫。「我有五十幾支毛筆。陳啓禮先生請人送一批大陸的筆和宣紙給我，我捨不得用，叫我哥哥買五十元一磅的宣紙送來獄中。我有訂藝術家雜誌，也看畫冊，用放大鏡研究。現在如果兩、三天沒畫畫，會覺得全身不對勁。」

在裱畫店裡我們看到劉煥榮辯護律師李進勇先生（莒光獅子會長）帶出的三十餘幅畫。莒光獅子會願意負擔裱畫費用和義賣會場的租金。兩、三個禮拜不見，劉煥榮又增加一個繪畫題材。

記得在獄中我問他：「你臨摹一些書報雜誌上的畫作時有沒有想到作一些改變？」他回答：

「有，譬如古畫畫的女孩我感覺很醜，我就嘗試畫成金瑞瑤、席曼寧等人的臉。像這幅畫我就臨摹一位師大教授的畫畫的，但換成方季惟的臉。」

他畫的一位露雙肩、穿紫色衣裳、帶著嬌羞神情的女孩十分可愛，「真像我們救援的雛妓！」

再見到這幅臨摹畫作，旁邊多出幾行題字：

醉翁之意不在酒

脫衣陪酒耍風流

丫頭今年一十三

明笑暗泣怨叔叔

劉煥榮連著畫了一組「雛妓圖」，並加上勸世詩。我隨手抄錄下來：

勾欄雛菊誰人憐

生張熟李全是淚

勸君莫戲丫頭小

救援孤草還明珠

天下也有非父母

不飢不餓換虛榮

酒店深處丫頭片

夜夜笙歌陪客笑



(婦女救援基金會提供)



劉煥榮獄中繪畫習作。(婦女救援基金會提供)

羞人答答落翅女
老牛嫖客啃嫩草
春風一度方知曉
丫頭原是故人媛
野花那比家花香
脂粉香陣是非多
金銀買情笑最假
老婆嬌嗔最溫柔

王清峰和我還收到劉煥榮寫的一封信。

「……一個犯了殺人重罪者仍能活著，心內的感激是無法用話語形容出。即使是多活一年一月一日都是在感激中渡過。……我實無任何目的為善……該算是一顆贖罪之心吧。……這回有機會義賣拙畫（到現在仍不敢相信是真的），內心裡感覺光榮與快樂。心底想若世人相信我，我會誠心誠意付出一切，絕對比以前兄弟們更義氣、更氣魄。……」

（原載於79年9月22日中國時報）

飛魚說：農場快走

若干年前我去過蘭嶼。可是，記憶裡怎麼努力搜索，也搜索不出個農場來。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，小小的蘭嶼島有幾塊怪異的礁石、幾幢房屋、幾片芋頭田、幾個人、幾艘船，可說是一目了然。如果有個很大的農場存在，怎麼會沒印象？

民族所的劉所長慫恿我去看看蘭嶼的農場。他說民國四十六年在蘭嶼做人類學田野調查時農場還不存在。一向埋首親屬數學很少過問世事的劉先生會做出這樣的建議，讓我覺得不尋常。

榮民研究拖拖拉拉了好一段日子，總覺心有餘而力不足。退輔會單是農場就有十幾個，訪也訪不完，犯不著飛到蘭嶼去看一個該會最不重視的農場。

蘭嶼朋友也說應該去看看農場！